# 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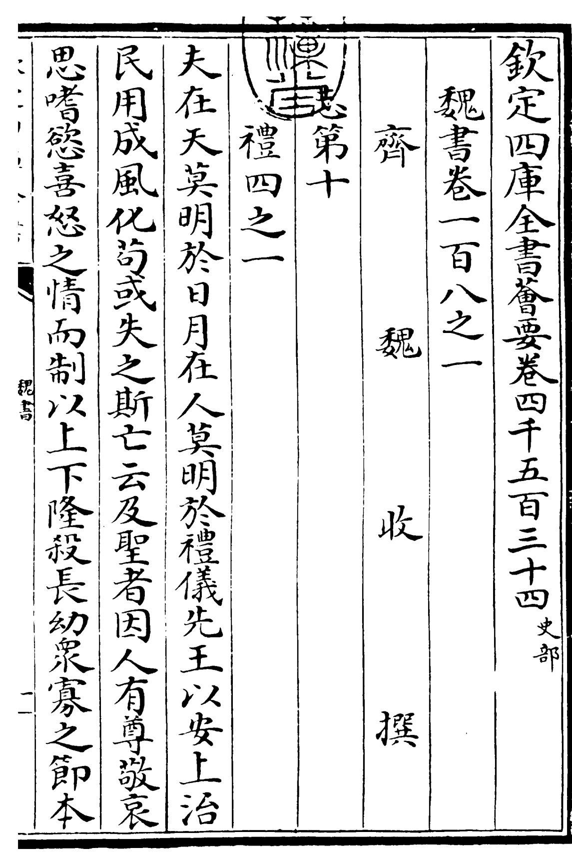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魏書卷一百八之二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五百三十四 史部

魏書卷一百八之一

齊 魏收 撰

志第十

禮四之一

夫在天莫明於日月在人莫明於禮儀先王以安上治民用成風化苟或失之斯亡云及聖者因人有尊敬哀思嗜慾喜怒之情而制以上下隆殺長幼衆寡之節本

於人心會於神道故使三才惟穆百姓允諧而淳澆世殊質文異設損益相仍隨時作範秦滅儒經漢承其弊三代之禮蓋如綫焉劉氏中興頗率周典魏晉之世抑有可知自永嘉擾攘神州蕪穢禮壞樂崩人神殲殄太祖南定燕趙日不暇給仍世征伐務恢疆宇雖馬上治之未遑制作至於經國軌儀互舉其大但事多粗略且兼闕遺高祖稽古率由舊則斟酌前王擇其令典朝章國範煥乎復振早年厯世叡慮未從不爾劉馬之迹夫

何足數世宗優遊在上致意玄門儒業文風顧有未洽隆禮崙聲因之而往肅宗已降魏道衰羸太和之風仍世凋落以至於海内傾圮綱紀泯然嗚呼魯秉周禮國以克固齊臣撤器降人折謀治身不得以造次忘治國庸可而須臾忽也初自皇始迄於武定朝廷典禮之迹故總而錄之

太祖登國元年即代王位於牛川西向設祭告天成禮

天興元年定都平城即皇帝位立壇兆告祭天地祝曰

皇帝臣珪敢用玄牡昭告於皇天后土之靈上天降命乃眷我祖宗世王幽都珪以不德纂戎前緒思寧黎元龔行天罰殪劉顯屠衛辰平慕容定中夏羣下勸進謂宜正位居尊以副天人之望珪以天時人謀不可久替謹命禮官擇吉日受皇帝璽綬惟神祇其丕祚於魏室永綏四方事畢詔有司定行次正服色羣臣奏以國家繼黄帝之後宜為土德故神獸如牛牛土畜又黄星顯曜其符也於是始從土德數用五服尚黄犠牲用白祀

天之禮用周典以夏四月親祀於西郊徽幟有加焉
二年正月帝親祀上帝於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為
壇通四陛為壝埒三重天位在其上南面神元西面五
精帝在壇内壝内四帝各於其方一帝在未日月五星
二十八宿天一太一北斗司中司命司禄司民在中壝
内各因其方其餘從食者合一千餘神餟在外壝内藉
用藳秸玉用四珪幣用束帛牲用黝犢器用陶匏上帝
神元用犢各一五方帝共用犢一日月等共用牛一祭

畢燎牲體左於壇南巳地從陽之義其瘞地壇兆制同南郊明年正月辛酉郊天癸亥瘞地於北郊以神元竇皇后配五岳名山在中壝内四瀆大川於外壝内后土神元后牲共用玄牲一玉用兩珪幣用束帛五岳等用牛一祭畢瘞牲體右於壇之北亥地從陰也乙丑赦京師畿内五歲刑以下其後冬至祭上帝於圜丘夏至祭地於方澤用牲帛之屬與二郊同

冬十月平文昭成獻明廟成歲五祭用二至二分臘牲

用太牢常遣宗正兼太尉率祀官侍祀置太社太稷帝社於宗廟之右為方壇四陛祀以二月八月用戊皆太牢句龍配社周棄配稷皆有司侍祀立祖神常以正月上未設籍於端門内祭牲用羊豕犬各一又立神元思帝平文昭成獻明五帝廟於宮中歲四祭用正冬臘九月牲用馬牛各一太祖親祀宮中立星神一歲一祭常以十二月用馬薦各一牛豕各二雞一太祖初有兩彗星見劉后使占者占之曰祈之則當掃定天下后從之

故立其祀又立闕二字神十二歲一祭常以十一月各用牛一雞三又立王神四歲二祭常以八月十月各用羊一又置獻明以上所立天神四十所歲二祭亦以八月十月神尊者以馬次以牛小以羊皆女巫行事又於雲中及盛樂神元舊都祀神元以下七帝歲三祭正冬臘用馬牛各一祀官侍祀明年春帝始躬耕籍田祭先農用羊一祀日於東郊用騂牛一秋分祭月於西郊用白羊一

天賜二年夏四月復祀天於西郊為方壇一置木主七於上東為二陛無等周垣四門門各依其方色為名牲用白犢黃駒白羊各一祭之日帝御大駕百官及賓國諸部大人畢從至郊所帝立青門內近南壇西內朝臣皆位於帝北外朝臣及大人咸位於青門之外后率六宮從黑門入列於青門內近北竝西面廩犧令掌牲陳於壇前女巫執鼓立於陛之東西面選帝之十族子弟七人執酒在巫南西面北上女巫升壇搖鼓帝拜若肅

拜百官内外盡拜祀訖復拜拜訖乃殺牲執酒七人西向以酒灑天神主復拜如此者七禮畢而返自是之後歲一祭

太宗永興三年三月帝禱於武周車輪二山初清河王紹有寵於太祖性凶悍帝每以義責之弗從帝懼其變乃於山上祈福於天地神祇及即位壇兆後因以為常祀歲一祭牲用牛帝皆親之無常日

明年立太祖廟於白登山歲一祭具太牢帝親之亦無

常月兼祀皇天上帝以山神配旱則禱之多有效是歲詔郡國於太祖廵幸行宮之所各立壇祭以太牢歲一祭皆牧守侍祀又立太祖别廟於宮中歲四祭用牛馬羊各一又加置天日月之神及諸小神二十八所於宮内歲二祭各用羊一後二年於白登西太祖舊遊之處立昭成獻明太祖廟常以九月十月之交帝親祭牲用馬牛羊及親行貙劉之禮别置天神等二十三於廟左右其神大者以馬小者以羊華陰公主帝姊也元紹之

為逆有保護功故別立其廟於太祖廟垣後因祭薦焉

又於雲中盛樂金陵三所各立太廟四時祀官侍祀

泰常三年為五精帝兆於四郊遠近依五行數各為方

壇四陛埒壝三重通四門以太皥等及諸佐隨配侑祭

黄帝常以立秋前十八日餘四帝各以四立之日牲各

用牛一有司主之又六宗靈星風伯雨師司民司禄先

農之壇皆有別兆祭有常日牲用少牢立春之日遣有

司迎春於東郊祭用酒脯棗栗無牲幣又立五岳四瀆

廟於桑乾水之陰春秋遣有司祭有牲及幣四瀆唯以
牲牢準古望秩云其餘山川及海若諸神在州郡者合
三百二十四所每歲十月遣祀官詣州鎮遍祀有水旱
災厲則牧守各隨其界內祈禱其祭皆用牲王畿內諸
山川皆列祀次祭各有水旱則禱之
明年八月帝嘗於白登廟將薦熟有神異焉太廟博士
許鍾上言曰臣聞聖人能饗帝孝子能饗親伏惟陛下
孝誠之至通於神明近嘗於太祖廟有車騎聲從北門

入般般轞轞震動門閾執事者無不肅慄斯乃國祚永隆之兆宜告天下使知聖德之深遠

辛未幸代至鴈門關望祀恒岳後二年九月幸橋山遣有司祀黄帝唐堯廟明年正月南巡恒岳祀以太牢幸洛陽遣使以太牢祀嵩高華岳還登太行五月至自洛陽諸所過山川羣祀之後三年二月祀孔子於國學以顔淵配

神麚二年帝將征蠕蠕省郊祀儀四月以小駕祭天神

畢帝遂親戎大捷而還歸格於祖禰徧告羣神

九月立密皇太后廟於鄴后之舊鄉也置祀官太常博士齋郎三十餘人侍祀歲五祭

太延元年立廟於恒岳華嵩岳上各置侍祀九十人歲時祈禱水旱其春秋泮涸遣官率刺史祭以牲牢有玉幣

魏先之居幽都也鑿石為祖宗之廟於烏洛侯國西北自後南遷其地隅遠真君中烏洛侯國遣使朝獻云石

廟如故民常祈請有神驗焉其歲遣中書侍郎李敬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祝曰天子燾謹遣敬等用駿足一元大武敢昭告於皇天之靈自啓闢之初祐我皇祖於彼土田歷載億年聿來南遷惟祖惟父光宅中原克翦凶醜拓定四邊沖人纂業德聲弗彰豈謂幽遐稽首來王具知舊廟弗毀弗亡悠悠之懷希仰餘光王業之興起自皇祖綿綿瓜瓞時惟多祐敢以丕功配饗於天子子孫孫福禄永延敬等既祭斬樺木立之以

置牲體而還後所立樺木生長成林其民益神奉之咸
謂魏國感靈祇之應也石室南距代京可四千餘里
明年六月司徒崔浩奏議神祀多不經案祀典所宜祀
凡五十七所餘復重及小神請皆罷之奏可
十一年十一月世祖南征逕恒山祀以太牢浮河濟祀
以少牢過岱宗祀以太牢至魯以太牢祭孔子遂臨江
登瓜步而還
文成皇帝即位三年正月遣有司詣華岳修廟立碑數

十人在山上聞虛中若音聲聲中稱萬歲云

和平元年正月帝東巡歴橋山祀黄帝幸遼西望祀醫無閭山遂縁海西南幸冀州北至中山過恒岳禮其神而返明年帝南巡過石門遣使者用玉璧牲牢禮恒岳

四月旱下詔州郡於其界内神無大小悉洒掃薦以酒脯年登之後各隨本秩祭以牲牢至是羣祀先廢者皆復之

顯祖皇興二年以青徐既平遣中書令兼太常高允奉

玉幣祀於東岳以太牢祀孔子
高祖延興二年有司奏天地五郊社稷已下及諸神合
一千七十五所歲用牲七萬五千五百顯祖深愍生命
乃詔曰朕承天事神以育羣品而咸秩處廣用牲甚衆
夫神聰明正直享德與信何必在牲易曰東隣殺牛不
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苟誠感有著雖行潦菜羹可
以致大嘏何必多殺然後獲祉福哉其命有司非郊天
地宗廟社稷之祀皆無用牲於是羣祀悉用酒脯

先是長安牧守常有事於周文武廟四年坎地埋牲廟玉發見四月詔東陽王丕祭文武二廟以廟玉露見若即而埋之㦯恐愚民將為盜竊勑近司收之府藏

六月顯祖以西郊舊事歲增木主七易世則更兆其事無益於神明初革前儀定置主七立碑於郊所

太和二年旱帝親祈皇天日月五星於苑中祭之夕大雨遂赦京師

三年上祈於北苑又禱星於苑中

六年十一月將親祀七廟詔有司依禮具儀於是羣臣議曰昔有虞親虞祖考來格殷宗躬謁介福逌降大魏七廟之祭依先朝舊事多不親謁今陛下孝誠發中思親祀事稽合古王禮之常典臣等謹案舊章并採漢魏故事撰祭服冠屨牲牢之具罍洗簠簋俎豆之器百官助祭位次樂官節奏之引升降進退之法別集為親拜之儀制可於是上乃親祭其後四時常祀皆親之

十年四月帝初以法服御輦祀於西郊

十二年十月帝親築圜丘於南郊

十三年正月帝以大駕有事於圜丘五月庚戌車駕有事於方澤壬戌高祖臨皇信堂引見羣臣詔曰禮記祭法稱有虞氏禘黄帝大傳曰禘其祖之所自出又稱不王不禘論曰禘自既灌詩頌長發大禘爾雅曰禘大祭也夏殷四時祭礿禘烝嘗周改禘為祠祭義稱春祭秋嘗亦夏殷祭也王制稱犆礿祫禘祫嘗祫烝其禮傳之文如此鄭玄解禘天子祭圜丘曰禘祭宗廟大祭亦曰

禘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則合羣毀廟之主於太廟合而祭之禘則增及百官配食者審諦而祭之天子先禘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禘祫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圜丘宗廟大祭俱稱禘祭有兩禘明也王肅解禘祫稱天子諸侯皆禘於宗廟非祭天之祭郊祀后稷不稱禘宗廟稱禘禘祫一名也合而祭之故稱祫審諦之故稱禘非兩祭之名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總而互舉之故稱五年再殷祭不言一禘一祫斷可知矣禮

文大略諸儒之說盡具於此卿等便可議其是非尚書
游明根左丞郭祚中書侍郎封琳著作郎崔光等對曰
鄭氏之義禘者大祭之名大祭圜丘謂之禘者審諦五
精星辰也大祭宗廟謂之禘者審諦其昭穆圜丘常合
不言祫宗廟時合故言祫斯則宗廟祫禘竝行圜丘一
禘而已宜於宗廟俱行禘祫之禮二禮異故名殊依禮
春廢犆礿於嘗於蒸則祫不於三時皆行禘祫之禮中
書監高閭儀曹令李韶中書侍郎高遵等十三人對稱

禘祭圜丘之禘與鄭義同其宗廟禘祫之祭與王義同與鄭義同者以為有虞禘黄帝黄帝非虞在廟之帝不在廟非圜丘而何又大傳稱祖其所自出之祖又非在廟之文論稱禘自既灌事似據爾雅稱禘大祭也頌長發大禘也殷王之祭斯皆非諸侯之禮諸侯無禘禮唯夏殷夏祭稱禘又非宗廟之禘魯行天子之儀不敢專行圜丘之禘改殷之禘取其禘名於宗廟因先有祫遂生兩名據王氏之義祫而禘祭之故言禘祫總謂再殷

祭明不異也禘祫一名也其禘祫止於一時止於一時者祭不欲數數則黷一歲而三禘愚以為過數帝曰尚書中書等據二家之義論禘祫詳矣然於行事取衷猶有未允監等以禘祫為名義同王氏禘祭圜丘事與鄭同無所間然尚書等與鄭氏同兩名兩祭並存並用理有未稱俱據二義一時禘祫而闕二時之禘事有難從夫先王制禮內緣人子之情外協尊卑之序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數盡則毁藏主於太祖之廟三

年而祫祭之世盡則毀以示有終之義三年而祫以申追遠之情禘祫既是一祭分而兩之事無所據毀廟三年一祫又有不盡四時於禮為闕七廟四時常祭祫則三年一祭而又不究四時於情為簡王以禘祫為一祭王義為長鄭以圜丘為禘與宗廟大祭同名義亦為當今互取鄭王二義禘祫并為一名從王禘是祭圜丘大祭之名上下同用從鄭若以數則黷五年一禘改祫從禘五年一禘則四時盡禘以稱今情禘則依禮文先禘

而後時祭便即施行著之於令永為世法

高閭曰書稱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六宗之祀禮無明文名位壇兆歷代所疑漢魏及晉諸儒異說或稱天地四時或稱六者之間或稱易之六子或稱風雷之類或稱星辰之屬或曰世代所宗或云宗廟所尚或曰社稷五祀凡有十一家自晉已來逮於聖世以為論者雖多皆有所闕莫能評究遂相因承別立六宗之兆總為一位而祭之比勑臣等評議取衷附之祀典臣等承旨披

究往說各有其理較而論之長短互有若偏用一家事
或差舛衆疑則從多今惑則仍古請依先別處六宗之
兆總為一祀而祭之帝曰詳定朝令祀為事首以疑從
疑何所取正昔石渠虎閣之議皆準類以引義原事以
證情故能通百家之要定累世之疑況今有文可據有
本可推而不評而定之其致安在朕躬覽尚書之文稱
肆類上帝禋於六宗文相連屬理似一事上帝稱肆而
無禋六宗言禋而不別其名以此推之上帝六宗當是

一時之祀非别祭之名肆類非獨祭之目焚煙非他祀之用六宗者必是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明矣禋是祭帝之事故稱禋以闕其他故稱六以證之然則肆類上帝禋於六宗一祭也互舉以成之今祭圜丘五帝在焉其牲幣俱禋故稱肆類上帝禋於六宗一祭而六祀備焉六祭既備無煩復别立六宗之位便可依此附令永為定法

十四年八月詔曰丘澤初志配尚宜定五德相襲分叙

有常然異同之論著於往漢末詳之說疑在今史羣官百辟可議其所應必令合衷以成萬代之式中書監高閭議以為帝王之作百代可知運代相承書傳可驗雖祚命有長短德政有優劣至於受終嚴祖殷薦上帝其致一也故敢述其前載舉其大略臣聞居尊據極允應明命者莫不以中原為正統神州為帝宅茍位當名全化迹流洽則不專以世數為與奪善惡為是非故堯舜禪揖一身異尚魏晉相代少紀運殊桀紂至虐不廢承

歴之叙厲惠至昏不闕周晉之録計五德之論始自漢劉一時之議三家致别故張蒼以漢為水德賈誼公孫臣以漢為土德劉向以漢為火德以為水德者正以嘗有水溢之應則不推運代相承之數矣以土德者則以亡秦繼歴相即為次不推逆順之異也以為火德者懸證赤帝斬蛇之符棄秦之暴越惡承善不以世次為正也故以承周為火德自茲厥後乃以為常魏承漢火生土故魏為土德晉承魏土生金故晉為金德趙承晉金

生水故趙為水德燕承趙水生木故燕為木德秦承燕木生火故秦為火德秦之未滅皇魏未克神州秦氏既亡大魏稱制玄朔故平文之廟始稱太祖以明受命之證如周在岐之陽若繼晉晉亡已久若棄秦則中原有寄推此而言承秦之理事為明驗故以魏承秦魏為土德又五緯表驗黃星曜彩考氏定實合德軒轅承土祖未事為著矣又秦趙及燕雖非明聖各正號赤縣統有中土郊天祭地肆類咸秩明刑制禮不失舊章奄岱踰

河境被淮漢非若齷齪邊方僭擬之屬遠如孫權劉備近若劉裕道成事繫蠻夷非關中夏伏唯聖朝德配天地道被四海承乾統歷功侔百王光格同於唐虞享祚流於周漢正位中境奄有萬方今若并棄三家遠承晉氏則蔑中原正次之實存之無損於此而有成於彼廢之無益於今而有傷於事臣愚以為宜從尚黃定為土德又前代之君明賢之史皆因其可褒褒之可貶貶之今議者偏據可絶之義而不録可全之禮所論事大垂

之萬葉宜並集中秘羣儒人人別議擇其所長於理為
悉秘書丞臣李彪著作郎崔光等議以為尚書閭議繼
近秦氏臣職掌國籍頗覽前書惜此正次慨彼非緒輒
仰推帝始遠尋百王魏雖建國君民兆朕振古祖黃制
朔綿迹有因然此帝業神元為首案神元晉武往來和
好至於桓穆洛京破亡二帝志摧聰勒思存晉氏每助
劉琨申威并冀是以晉室銜扶救之仁越石深代王之
請平文太祖抗衡苻石終平燕氏大造中區則是司馬

祚終於郟鄏而元氏受命於雲代蓋自周之滅及漢正
號幾六十年著符尚赤後雖張賈殊議暫疑而卒從火
德以繼周氏排虐嬴以比共工蔑暴項而同吳廣近蠲
謬偽遠即神正若此之明也寧使白蛇徒斬雕雲空結
哉自有晉傾淪暨登國肇號亦幾六十餘載物色旗幟
率多從黑是又自然合應玄同漢始且秦并天下革創
法度漢仍其制少所變易猶仰推五運竟踵隆姬而況
劉石苻燕世業促褊綱紀弗立魏接其弊自有彝典豈

可異漢之承木捨晉而為土邪夫皇統崇極承運至重必當推協天緒考審正次不可雜以僭竊叅之彊狄神元既晉武同世桓穆與懐愍接時晉室之淪平文始大廟號太祖抑亦有由紹晉定德孰曰不可而欲次茲偽僭豈非惑乎臣所以慺慺惜之唯垂察納詔命羣官議之

十五年正月侍中司空長樂王穆亮侍中尚書左僕射平原王陸叡侍中吏部尚書中山王王元孫侍中尚書

駙馬都尉南平王馮誕散騎常侍都曹尚書新泰侯游明根散騎常侍南部令鄧侍祖祕書中散李愷尚書左丞郭祚右丞霸城子衛慶中書侍郎封琳中書郎泰昌子崔挺中書侍郎賈元壽等言臣等受勑共議中書監高閭祕書丞李彪等二人所議皇魏行次尚書高閭以石承晉為水德以燕承石為木德以秦承燕為火德大魏次秦為土德皆以地據中夏以為得統之徵皇魏建號事接秦末晉既滅亡天命在我故因中原有寄即而

承之彪等據神元皇帝與晉武竝時桓穆二帝仍修舊好始自平文逮於太祖抗衡秦趙終平慕容晉祚終於秦方大魏興於雲朔據漢棄秦承周之義以皇魏承晉為水德二家之論大略如此臣等謹共參論伏惟皇魏世王玄朔下迄魏晉趙秦二燕雖地據中華德祚微淺竝獲推敘於理未愜又國家積德修長道光萬載彪等職主東觀詳究圖史所據之理其致難奪今欲從彪等所議宜承晉為水德詔曰越近承遠情所未安然考次

推時頗亦難繼朝賢所議豈朕能有違奪便可依為永

德祖申臘辰

四月經始明堂改營太廟詔曰祖有功宗有德自非功

德厚者不得擅祖宗之名居二祧之廟仰惟先朝舊事

舛駮不同難以取準今將述遵先志具詳禮典宜制祖

宗之號定將來之法烈祖有𠞊基之功世祖有開拓之

德宜為祖宗百世不遷而遠祖平文功未多於昭成然

廟號為太祖道武建業之勳高於平文廟號為烈祖比

功校德以為未允朕今奉尊道武為太祖與顯祖為二
祧餘者以次而遷平文既遷廟唯有六始令七廟一則
無主唯當朕躬此事亦臣子所難言夫生必有終人之
常理朕以不德忝承洪緒若宗廟之靈獲全首領以沒
於地為昭穆之次心願畢矣必不可豫設可垂之文示
後必令遷之司空公長樂王穆亮等奏言升平之會事
在於今推功考德實如明旨但七廟之祀備行日久無
宜闕一虛有所待臣等愚謂依先尊祀可垂文示後理

衷如此不敢不言詔曰理或如此比有間隙當為文相示

八月壬辰詔郡國有時果可薦者並送京師以供廟饗

又詔曰禮云自外至者無主不立先朝以來以正月吉日於朝廷設幕中置松栢樹設五帝坐此既無可祖配揆之古典實無所取可去此祀又探策之祭既非禮典可悉罷之

戊午詔曰國家自先朝以來饗祀諸神凡有一千二百

餘處今欲減省羣祀務從簡約昔漢高之初所祀衆神及寢廟不少今日至於元成之際匡衡執論乃得減省後至光武之世禮儀始備饗祀有序凡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神聰明正直不待煩祀也又詔曰明堂太廟竝祀祖宗配祭配享於斯備矣白登𡵓山雞鳴山廟唯遣有司行事馮宣王誕生先后復因在宫長安立廟宜異常等可敕雍州以時供祭又詔曰先恒有水火之神四十餘名及城北星神今圜丘之下既祭風伯雨師

司中司命明堂祭門戸井竈中霤每神皆有此四十神

計不須立悉可罷之

甲寅集羣官詔曰近論朝日夕月皆欲以二分之日於

東西郊行禮然月有餘閏行無常凖若一依分日或值

月出於東而行禮於西尋情即理不可施行昔祕書監

薛謂等嘗論此事以為朝日以朔夕月以朏卿等意謂

朔朏二分何者為是尚書游明根對曰考案舊式推校

衆議宜從朏月

十一月己未朔帝釋禫祭於太和廟帝袞冕與祭者朝服既而帝冠黑介幘素紗深衣拜山陵而還宮庚申帝親省齊宫冠服及郊祀俎豆癸亥冬至將祭圜丘帝袞冕劒舄侍臣朝服辭太和廟之圜丘升祭柴燎遂祀明堂大合既而還之太和廟乃入甲子帝袞冕辭太和廟臨太華殿朝羣官既而帝冠通天絳紗袍臨饗禮帝感慕樂懸而不作丁卯遷廟陳列冕服帝躬省之既而帝袞冕辭太和廟之太廟百官陪從奉神主於齋車至新

廟有司升神主於太廟諸王侯牧守四海蕃附各以其職來祭

十六年正月戊午詔曰夫四時享祀人子常道然祭薦之禮貴賤不同故有邑之君祭以首時無田之士薦以仲月況七廟之重而用中節者哉自頃烝嘗之禮頗違舊義今將仰遵遠式以此孟月禴祀於太廟但朝典初改衆務殷湊無遑齋潔遂及於今又接神饗祖必須擇日令禮律未宣有司或不知此可勑太常令剋日以聞

二月丁酉詔曰夫崇聖祀德遠代之通典秩闕三字中
古之近規故三五至仁唯德配享夏殷私已稍用其姓
且法施於民祀有明典立功垂惠祭有恒式斯乃異代
同途奕世共軌今遠遵明令憲章舊則比於祀令已為
決之其孟春應祀者順以事殷遂及今日可令仍以仲
月而饗祀焉凡在祀令者其數有五帝堯樹則天之功
興巍巍之治可祀於平陽虞舜播太平之風致無為之
化可祀於廣寧夏禹禦洪水之災建天下之利可祀於

安邑周文公制禮作樂垂範萬葉可祀於洛陽其宣尼之廟已於中省當别勑有司饗薦之禮自文公已上可令當界牧守各隨所近攝行祀事皆用清酌尹祭也

丙午詔有司剋吉亥備小駕躬臨千畝官别有勑

癸丑帝臨宣文堂引議曹尚書劉昶鴻臚卿游明根行儀曹事李韶授策孔子崇文聖之謚於是昶等就廟行事既而帝齋中書省親拜祭於廟

九月甲寅朔大享於明堂祀文明太后於玄室帝親為

之詞

十月已亥詔曰夫先王制禮所以經綸萬代貽法後昆至乃郊天享祖莫不配祭然而有節白登廟者有為而興昭穆不次故太祖有三層之宇巴陵無方丈之室又常用季秋躬駕展虔祀禮或有褻慢之失嘉樂頗涉野合之譏今授衣之旦享祭明堂玄冬之始奉烝太廟若復致齋白登便為一月再駕事成褻瀆回詳二理謂宜省一白登之高末若九室之美幃次之華未如清廟之

盛將欲廢彼東山之祀成此二享之敬可具勑有司但令內典神者攝行祭事獻明道武各有廟稱可具依舊式自太宗諸帝昔無殿宇因停之

十八年南巡正月次殷比干墓祭以太牢

三月詔罷西郊祭天

十九年帝南征正月車駕濟淮命太常致祭又詔祀岱岳

三月癸亥詔曰知太和廟已就神儀靈主宜時奉寧可

剋三月三日已巳内奉遷於正廟其出金墉之儀一準
出代都太和之式入新廟之典可依近至金墉之軌其
威儀鹵簿如出代廟百官奉遷宜可省之但令朝官四
品已上侍官五品已上及宗室奉迎六月相州刺史高
閭表言伏惟太武皇帝發孝思之深誠同渭陽之遠感
以鄴土舅氏之故鄉有歸魂之舊宅故為密皇后立廟
於城内歳時祭祀置廟戸十家齋宫三十人春秋烝嘗
冠服從事刺史且威儀親行薦酌升降揖讓與七廟同

儀禮畢撤會而罷今廟殿虧漏門牆傾毀簠簋故敗行禮有闕臣備職司目所親覩若以七廟惟新明堂初制配饗之儀備於京邑者便應罷壞輟其常祭如以功高特立宜應新其靈宇敢陳所見伏請恩裁詔罷之

十一月庚午帝幸委粟山議定圜丘己卯帝在合溫室引咸陽王禧司空公穆亮吏部尚書任城王澄及議禮之官詔曰朝集公卿欲論圜丘之禮今短晷斯極長日方至案周官祀昊天上帝於圜丘禮之大者兩漢禮有

參差魏晉猶亦未一我魏氏雖上參三皇下考叔世近
代都祭圜丘之禮復未考周官為不刊之法令以此祭
圜丘之禮示卿等欲與諸賢考之厥衷帝曰夕牲之禮
無可依準近在代都已立其議殺牲裸神誠是一日之
事終無夕而殺牲待明而祭員外散騎常侍劉芳對曰
臣謹案周官牧人職正有夕展牲之禮實無殺牲之事
祕書令李彪曰夕不殺牲誠如聖旨未審告廟以不臣
聞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注曰先人以

此推之應有告廟帝曰卿言有理但朕先以郊配意欲
襃告而卿引證有據當從卿議
帝又曰圜丘之牲色無常凖覽推古事乖互不一周家
用騂解言是尚晉代靡知所據舜之命禹悉用堯辭復
言玄牡告於后帝今我國家時用夏正至於牲色未知
何凖祕書令李彪曰觀古用玄似取天玄之義臣謂宜
用玄至於五帝各象其方色亦有其義帝曰天何時不
玄地何時不黄意欲從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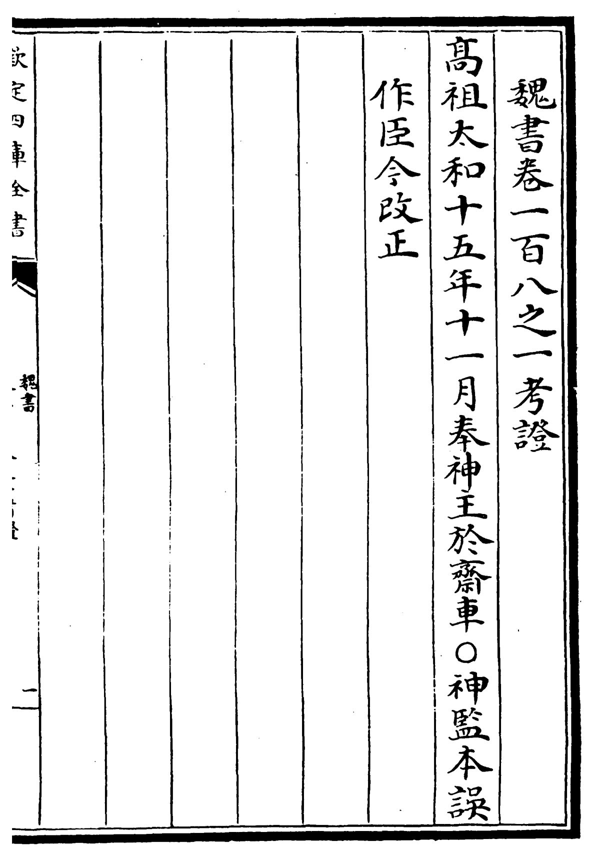
又曰我國家常聲鼓以集衆易稱二至之日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以助微陽微陰今若依舊鳴鼓得無闕寢鼓之義員外郎崔逸曰臣案周禮當祭之日靁鼓靁鼗八面而作猶不妨陽臣竊謂以鼓集衆無妨古義

癸未詔三公袞冕八章太常鷩冕六章用以陪薦

甲申長至祀昊天於委粟山大夫祭疑

二十年立方澤於河陰仍遣使者以太牢祭漢光武及明章三帝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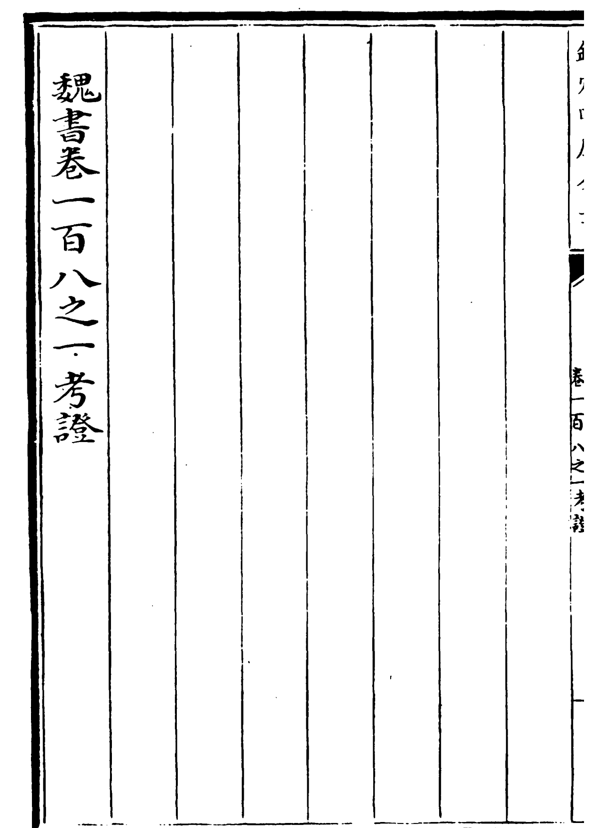
魏書卷一百八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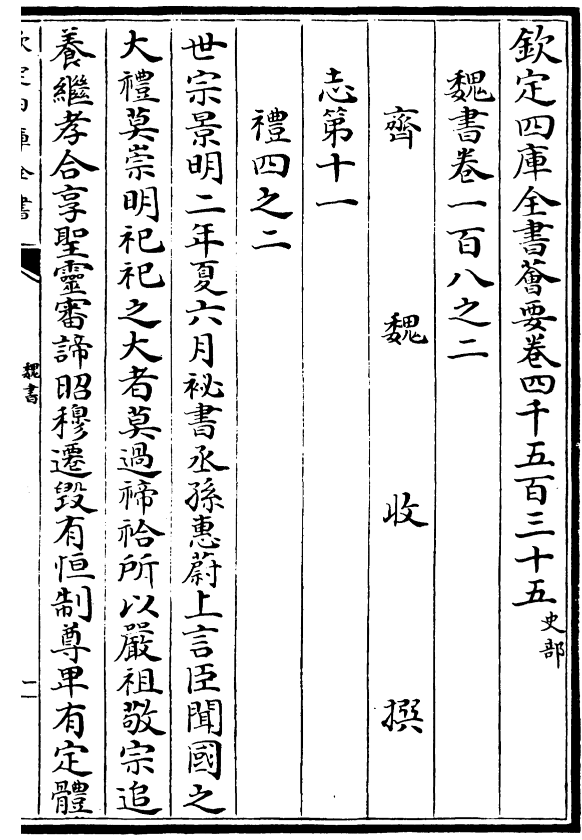


魏書卷一百八之一考證

高祖太和十五年十一月奉神主於齋車○神監本誤作臣今改正



魏書卷一百八之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五百三十五　史部

魏書卷一百八之二

齊　魏收　撰

志第十一

禮四之二

世宗景明二年夏六月祕書丞孫惠蔚上言臣聞國之大禮莫崇明祀祀之大者莫過禘祫所以嚴祖敬宗追養繼孝合享聖靈審諦昭穆遷毀有恒制尊卑有定體

誠慤著於中百順應於外是以惟王剏制為建邦之典仲尼述定為不刋之式暨秦燔詩書漢氏典籍泯滅漢氏興求拾綴遺篆淹中之經孔安所得唯有卿大夫士饋食之篇而天子諸侯享廟之祭禘祫之禮盡亡曲臺之記戴氏所述然多載尸灌之義牲獻之數而行事之法備物之體蔑有具焉今之取證唯有王制一簡公羊一冊考此二書以求厥旨自餘經傳雖時有片記至於取正無可依攬是以兩漢淵儒魏晉碩學咸據斯文以為朝

典然持論有深淺及義有精浮故今傳記雖一而探意乖舛伏惟孝文皇帝合德乾元應靈誕載玄思洞微神心暢古禮括商周樂宣韶濩六籍幽而重昭五典淪而復顯舉二經於和中一姬公於洛邑陛下叡哲淵凝欽明道極應必世之期屬功成之會繼文垂則寔惟下武而禘祫二殷國之大事烝嘗合享朝之盛禮此先皇之所留心聖懷以之永慕臣聞司疑宗初開致禮清廟敢竭愚管輒陳所懷謹案王制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

烝鄭玄曰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為常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春秋公羊魯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何休曰陳者就陳列太祖前太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又曰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禘所

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祫猶合也禘猶諦也審諦無所遺失察記傳之文何鄭祫禘之義略可得聞然則三年喪畢祫祭太祖明年春祀遍禘羣廟此禮之正也古之道也又案魏氏故事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五年正月積二十五晦為大祥太常孔美博士趙怡等以為禫在二十七月到其年四月依禮應祫散騎常侍王肅博士樂詳等以為禫在祥月至其年二月宜應祫祭雖孔王異議六八殊制至於喪畢之祫明年之禘其

議一焉陛下永惟孝思因心即禮取鄭捨王禫終此晦來月中旬禮應大祫六室神祏外食太祖明年春享咸禘羣廟自兹以後五年為常又古之祭法時祫並行天子先祫後時諸侯先時後祫此於古為當在今則煩且禮有升降事有文節通時之制聖人弗違當祫之月宜減時祭以從要省然大禮久廢羣議或殊以臣觀之理在無恠何者心制既終二殷惟始祫禘之正實在於斯若停而闕之唯行時祭七聖不聞合享百辟不覩盛事

何以宣昭令問垂式後昆乎皇朝同等三代治邁終古而令徽典鈌於昔人鴻美慚於往志此禮所不行情所未許臣學不鈞深思無經遠徒閲章句蔑爾無立但飲澤聖時銘恩天造是以妄盡區區冀有塵露所陳蒙允請付禮官集定儀注詔曰禮貴循古何必改作且先聖久遵綿代恒典豈朕沖闇所宜革之且禮祭之議國之至重先代碩儒論或不一可付八座五省太常國子參定以聞七月侍中錄尚書事北海王詳等言奉旨集議

僉以為禘祫之設前代彝典惠蔚所陳有允舊義請依前剋敬享清宫其求省時祭理實宜爾但求之解注下逼列國兼時奠之敬事難輒省請移仲月擇吉重闡制可

十一月壬寅改築圜丘於伊水之陽乙卯仍有事焉

延昌四年正月世宗崩肅宗即位三月甲子尚書令任城王澄奏太常卿崔亮上言秋七月應祫祭於太祖今世宗宣武皇帝主雖入廟然烝嘗時祭猶别寢室至於

殷祫宜存古典案禮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
羣廟又案杜預亦云卒哭而除三年喪畢而禘魏武宣
后以太和四年六月崩其月既葬除服即吉四時行事
而猶未禘王肅韋誕並以為今除即吉故特時祭至於
禘祫宜存古禮高堂隆亦如肅議於是停不殷祭仰尋
太和二十三年四月一日高祖孝文皇帝崩其年十月
祭廟景明二年秋七月祫於太祖三年春禘於羣廟亦
三年乃祫謹準古禮及晉魏之議并景明故事愚謂來

秋七月祫祭應停宜待年終乃後祫禘詔曰太常援引古今並有證據可依請

熙平二年三月癸未太常少卿元端上言謹案禮記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大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自夏以下稍用其姓代之是故周人以后

稷為始祖文武為二祧訖於周世配祭不毀案禮譽雖無廟配食禘祭謹詳聖朝以太祖道武皇帝配圜丘道穆皇后劉氏配方澤太宗明元皇帝配上帝明密皇后杜氏配地祇又以顯祖獻文皇帝配雩祀太宗明元皇帝之廟既毀上帝地祇配祭有式國之大事唯祀與戎廟配事重不敢專決請召羣官集議以聞靈太后令曰依請於是太師高陽王雍太傅領太尉公清河王懌太保領司徒公廣平王懷司空公領尚書令任城王澄侍

中中書監胡國珍侍中領著作郎崔光等議竊以尚德尊功其來自昔郊稷宗文周之茂典仰惟世祖太武皇帝以神武纂業剋清禍亂德濟生民功加四海宜配南郊高祖孝文皇帝大聖膺期惟新魏道刑措勝殘功同天地宜配明堂令曰依議施行

七月戊辰侍中領軍將軍江陽王繼表言臣功緦之内太祖道武皇帝之後於臣始是曽孫然道武皇帝傳業無窮四祖三宗功德最重配天郊祀百世不遷而曽玄

之孫烝嘗之薦不預拜於廟庭霜露之感闕陪奠於階席令七廟之後非直隅歸胙之靈五服之孫亦不需出身之叙校之墳史則不然驗之人情則未允何者禮云祖遷於上宗易於下臣曾祖是帝世數未遷便踈同庶族而孫不預祭斯之為屈今古罕有昔堯敦九族周隆本枝故能磐石維城禦侮於外今臣之所親生見隅棄豈所以楨幹根本隆建公族者也伏見高祖孝文皇帝著令銓衡取曾祖之服以為資蔭至今行之相傳不絶

而況曾祖為帝而不見録伏願天鑒有以照臨令皇恩洽穆宗人咸叙請付外博議永為定凖靈太后令曰付八座集禮官議定以聞四門小學博士王僧奇等議案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然則太祖不遷者尊王業之初基二祧不毀者旌不朽之洪烈其旁枝遠胄豈得同四廟之親哉故禮記婚義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宫祖廟既毀教於宗室又文王世子曰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庶人

冠娶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絶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鄭注云赴告於君也實四廟言五者容顯考為始封君子故也鄭君別其四廟理協二祭而四廟者在當世服屬之内可以與於子孫之位若廟毁服盡豈得同於此例乎敢竭愚昧請以四廟為斷國子博士李琰之議案祭統曰有事於太廟羣昭羣穆咸在鄭氏注昭穆咸在謂同宗父子皆來古禮之制如是其廣而當今儀注唯限親廟四愚竊疑矣何以明之設使世祖之子男

於今存者既身是戚蕃號為重子可得賓於門外不預碑鼎之事哉又因宜變法禮有其說記言五廟之孫祖廟未毀為庶人冠娶必告死必赴注曰實四廟而言五者容顯考始封之君子今因太祖之廟在仍通其曽玄侍祠與彼古記甚相符會且國家議親之律指取天子之玄孫乃不旁凖於時后至於助祭必謂與世主相倫將難均一壽有短長世有延促終當何時可得齊同謂宜入廟之制率從議親之條祖祧之裔各聽盡其玄孫

使得駿奔堂壇肅承禘祫則情理差通不宜復各為例
令事事舛駮侍中司空公領尚書令任城王澄侍中尚
書左僕射元暉奏臣等參量琰之等議雖為始封君子
又祭統曰有事於太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鄭
注云昭穆謂同宗父子皆來也言未毀及同宗則共四
廟之辭云未絶與父子明崇五屬之稱天子諸侯繼立
無殊吉凶之赴同止四廟祖祧雖存親級彌遠告赴拜
薦典記無文斯由祖遷於上見仁親之義疎宗易於下

著五服之恩斷江陽之於今帝也計親而枝宗三易數世則廟應四遷吉凶尚不告聞拜薦寧容輒預高祖孝文皇帝聖德玄覽師古立政陪拜止於四廟哀恤斷自總宗即之人情寘然符一推之禮典事在難違此所謂明王相沿今古不革者也太常少卿元端議禮記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遠廟為祧有二祧而祖考以功重不遷二祧以盛德不毁迭遷之義其在四廟也祭統云祭有十倫之

義六曰見親踈之殺焉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别父子遠近長幼親踈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倫注云昭穆咸在同宗父子皆來指謂當廟父子為羣不繫於昭穆也若一公十子便為羣公子豈待數公而立稱乎文王世子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毁雖為有所援引然與朝議不同如依其議匪直太祖曾玄諸廟子孫悉應預列既無正據竊謂太廣臣等愚見請同僧奇等議靈太后令曰議親律注云非唯當世之屬籍歷謂先帝之五世此

乃明親親之義篤骨肉之恩重尚書以逺及諸孫太廣致疑百僚助祭可得言狹也祖廟未毁曾𤣥不預壇堂之敬便是宗人之昵反外於附庸王族之近更踈於羣辟先朝舊儀草刱未定刋制律憲垂之不朽琰之援據甚允情理可依所執

十二月丁未侍中司空公領尚書令任城王澄度支尚書崔亮奏謹案禮記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不得成禮者幾孔子曰四太廟火日蝕后之喪雨沾服失容則

廢臣等謂元日萬國賀應是諸侯旅見之義若禘廢朝
會孔子應云五而獨言四明不廢朝賀也鄭玄禮注云
魯禮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春禘羣廟又鄭志檢魯
禮春秋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歸氏薨十三年五月
大祥七月釋禫公會劉子及諸侯於平丘八月歸不及
於祫冬公如晉明十四年春歸祫明十五年春乃禘經
曰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傳曰禘於武公謹案明堂位
曰魯王禮也喪畢祫禘似有退理詳考古禮未有以祭

事廢元會者禮云吉事先近日脫不吉容改筮三旬尋攝太史令趙翼等列稱正月二十六日祭亦吉請移禘祀在中旬十四日時祭移二十六日猶曰春禘又非退義祭則無疏急之譏三元有順軌之美既被成旨宜即宣行臣等伏度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君舉必書恐貽後誚輒訪引古籍竊有未安臣等學鈌通經識不稽古備位樞納可否必陳冒陳所見伏聽裁衷靈太后令曰可如所執

初世宗永平延昌中欲建明堂而議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頻屬年饑遂寢至是復議之詔從五室及元議執政遂改營九室值世亂不成宗配之禮迄無所設

神龜初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太上秦公時疑其廟制太學博士王延業議曰案王制云諸侯祭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又小記云王者立四廟鄭玄云高祖已下與始祖而五明立廟之正以親為限不過於四其外有大功者然後為祖宗然則無太祖者止於四世

有太祖乃得為五禮之正文也文王世子云五廟之孫
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娶妻必告鄭玄云實四廟而言
五廟者容高祖為始封君之子明始封之君在四世之
外正位太祖乃得稱五廟之孫若未有太祖已祀五世
則鄭無為釋高祖為始封君之子也此先儒精義當今
顯證也又喪服傳曰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為國君者則
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鄭玄云謂後世為君者祖此
受封之君不得祀別子也公子若在高祖已下則如其

親服後世遷之乃毁其廟爾明始封猶在親限故祀止
高祖又云如親而遷尤知高祖之父不立廟矣此又立
廟明法與今事相當者也又禮緯云夏四廟至子孫五
殷五廟至子孫六注云言至子孫則初時未備也此又
顯在緯籍區别若斯者也又晉初以宣帝是始封之君
應為太祖而以猶在祖位故唯祀征西已下六世待世
世相推宣帝出居太祖之位然後七廟乃備此又依凖
前軌若重規襲矩者也竊謂太祖者功高業大百世不

遷故親廟之外特更崇立茍無其功不可獨居正位而遽見遷毁且三世已前廟及於五玄孫已後祀止於四一與一奪名位莫定求之典禮所未前聞今太上秦公疏爵列土大啓河山傳祚無窮永同帶礪實有始封之功方成不遷之廟但親在四世之内名班昭穆之序雖應為太祖而尚在禰位不可遠探高祖之父以合五者之數太祖之室當須世世相推親盡之後乃出居正位以備五廟之典夫循文責實理貴允當考詳宗祊得禮

為美不可苟蔫虛名取榮多數求之經記竊謂為允又
武始侯本無采地於皇朝制令名凖大夫案如禮意諸
侯奪宗武始四時烝嘗宜於秦公之廟博士盧觀議案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
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士一自上已下降
殺以兩庶人無廟死為鬼焉故曰尊者統遠卑者統近
是以諸侯及太祖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諸侯
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

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墠去墠為鬼至於禘祫方合食太祖之宮大傳曰別子為祖喪服傳曰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鄭說不得祖禰者不得立其廟而祭之也世世祖是人者謂世世祖受封之君不得祖公子者後世為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別子也公子若在高祖以下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耳愚以為遷者遷於太祖廟毀者從太祖而毀之若不遷太祖不須廢祖是人之文明非始

封故復見乃毀之節何以知之案諸侯有祖考之廟祭五世之禮五禮正祖為輕一朝頓立而祖考之廟要待六世之君六世已前虛而蔑主求之聖旨未為通論曾子問曰廟無虛主虛主唯四祖考不與焉明太祖之廟必不空置禮緯曰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見夏無始祖待禹而五殷人郊契得湯而六周有后稷及文王至武王而七言夏即大禹之身言子謂啓誦之世言孫是迭遷之時禹爲受命不毀

親湯為始君不遷五主文武為二祧亦不去三昭三穆三昭三穆謂通文武若無文武親不過四親遠祖漢侍中植所説云然鄭玄馬融亦皆同爾且天子逆加二祧得并為七諸侯預立太祖何為不得為五乎今始封君子之立禰廟頗似成王之於二祧孫卿曰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假使八世天子乃得事七六世諸侯方通祭五推情準理不其謬乎雖王侯用禮文節不同三隅反之自然昭灼且文宣公方為太祖世居子

孫今立五廟竊謂為是禮緯又云諸侯五廟親四始封之君或上或下雖未居正室無廢四祀之親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此實殷湯時制不為難也聊復標牓略引章條愚戇不足以待大問侍中太傅清河王懌議太學博士王延業及盧觀等各率異見案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並是後世追論備廟之文皆非當時據立神位之事也良由去

聖久遠經禮殘缺諸儒注記典制無因雖稽考異聞引證古誼然用捨從世通塞有時折衷取正固難詳矣今相國秦公初構國廟追立神位唯當仰祀二昭二穆上極高曽四世而已何者秦公身是始封之君將為不遷之祖若以功業隆重越居正室恐以卑臨尊亂昭穆也如其權立始祖以備五廟恐數滿便毀非禮意也昔司馬懿立功於魏為晉太祖及至子晉公昭乃立五廟亦祀四世止於高曽太祖之位虛俟宣文待其後裔數滿

乃止此亦前代之成事方今所殷鑒也又禮緯云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明知當時太祖之神仍依昭穆之序要待子孫世世相推然後太祖出居正位耳遠稽禮緯諸儒所說近循晉公之廟故事宜依博士王延業議定立四主親止高曾且虛太祖之位以待子孫而備五廟焉又延業盧觀前經詳議並據許慎鄭玄之解謂天子諸侯作主大夫及士則無意謂此議雖出前儒之事實未允情禮何以言之原

夫作主之禮本以依神孝子之心非主莫依今銘旌紀柩設重憑神祭必有尸神必有廟皆所以展事孝敬想象平存上自天子下逮於士如此四事並同其禮何至於主惟謂王侯禮云重主道也此為理重則立主矣故王肅曰重未立主之禮也士喪禮亦設重則士有主明矣孔悝反祏載之左史饋食設主著於逸禮大夫及士既得有廟題紀祖考何可無主公羊傳君有事於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今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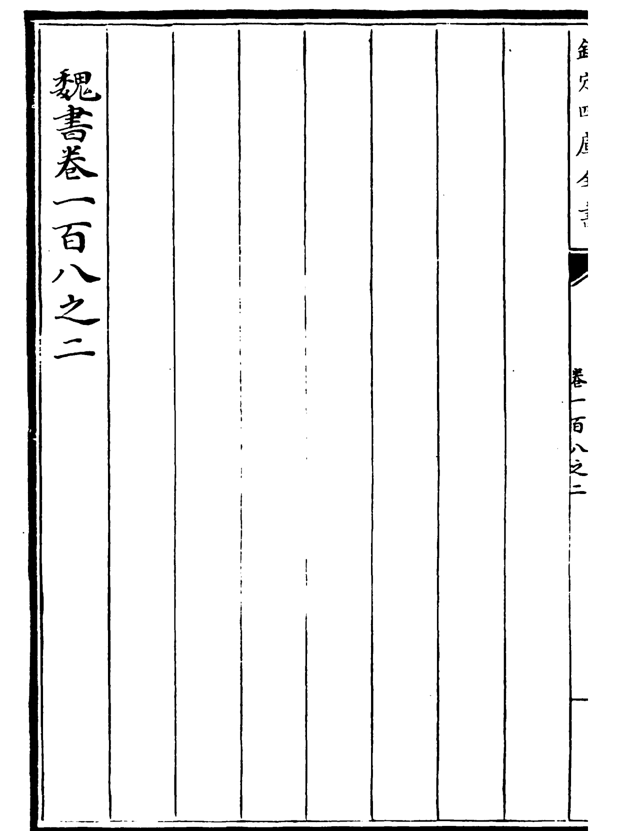
攝主者攝神斂主而已不暇待徹祭也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也意謂不然君聞臣喪尚為之不懌況臣聞君喪豈得安然代主終祭也又相國立廟設主依神主無貴賤紀座而已若位擬諸侯者則有主位為大夫者則無主便是三神有主一位獨闕求諸情禮實所未安宜通為主以銘神位懌又議曰古者七廟廟堂皆別光武已來異室同堂故先朝祀堂令云廟皆四栿五架北廂設座東昭西穆是以相國構廟唯制一室同祭祖

考比來諸王立廟者自任私造不依公令或五或一參差無準要須議行新令然後定其法制相國之廟已造一室實合朝令宜即依此展其享祀詔依懌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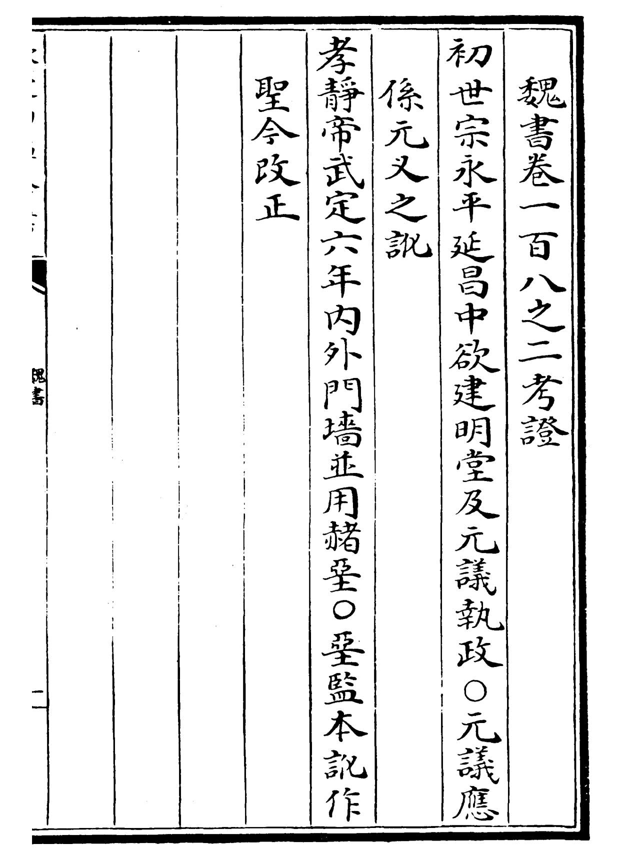
天平四年四月七帝神主既遷於太廟太社石主將遷於社宮禮官云應用幣中書侍郎裴伯茂時為祖祀文伯茂據故事太和中遷社宮高祖用牲不用幣遂以奏聞於時議者或引大戴禮遷廟用幣今遷社宜不殊伯茂據尚書召誥應用牲詔遂從之

武定六年二月將營齊獻武王廟議定室數形制兼度支尚書崔昂司農卿盧元明祕書監王元景散騎常侍裴獻伯國子祭酒李渾御史中尉陸操黄門侍郎李騫中書侍郎陽休之前南青州刺史鄭伯猷祕書丞崔劼國子博士邢峙國子博士宗惠振太學博士張毓太學博士高元壽國子助教王顯季等議案禮諸侯五廟太祖及親廟四今獻武王始封之君便是太祖既通親廟不容立五室且帝王親廟亦不過四今宜四室二間兩

頭各一頰室夏頭徘徊鴟尾又案禮圖諸侯止開南門而二王後祔祭儀法執事列於廟東門之外既有東門明非一門獻武禮數既隆備物殊等凖據令廟宜開四門内院南面開三門餘面及外院四面皆一門其内院牆四面皆架為步廊南出夾門各置一屋以置禮器及祭服内外門牆並用赭堊廟東門道南置齋坊道北置二坊西為典祠廨幷厨宰東為廟長廨幷置車輅其北為養犠牲之所詔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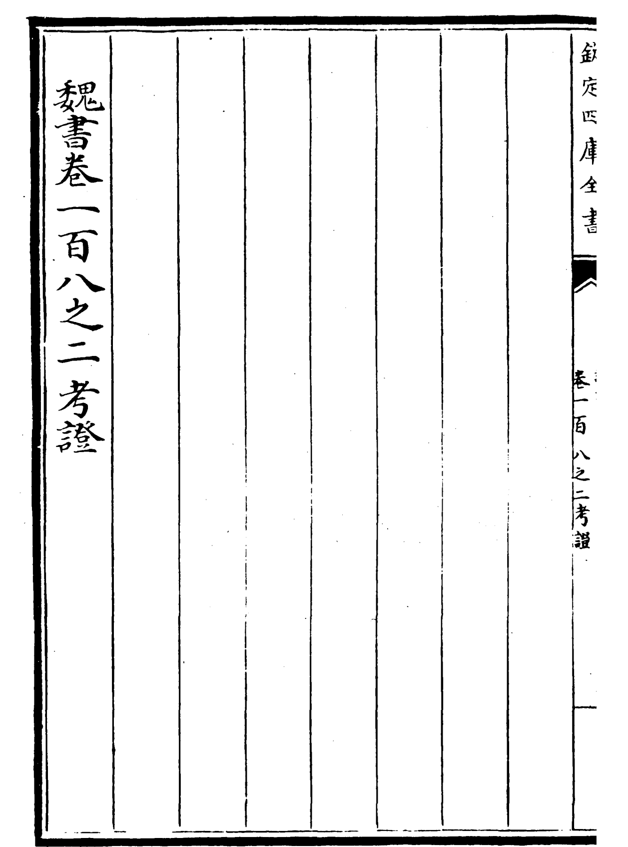
魏書卷一百八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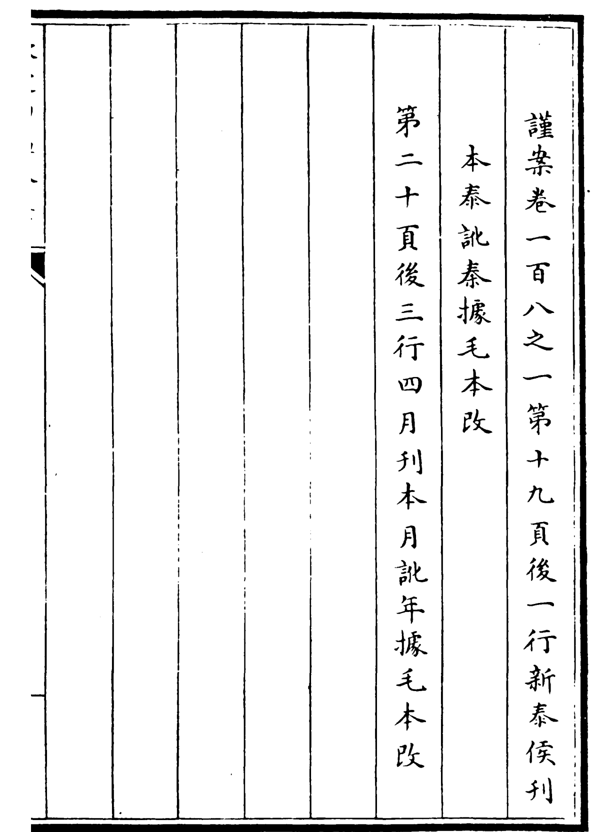
魏書卷一百八之二考證

初世宗永平延昌中欲建明堂及元議執政○元議應係元乂之訛

孝靜帝武定六年内外門墻並用赭堊○堊監本訛作聖今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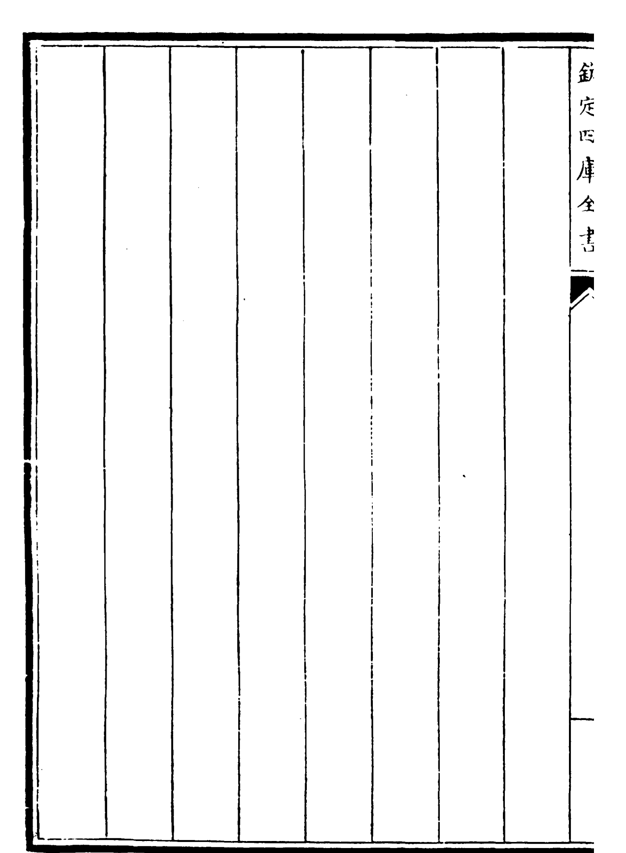
魏書卷一百八之二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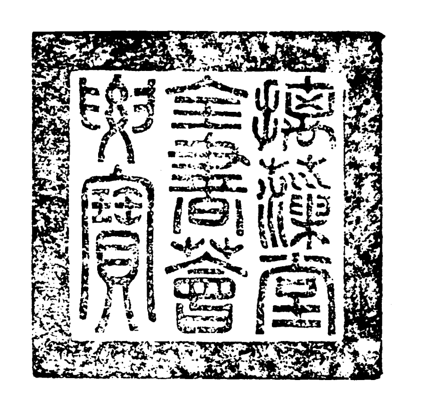


謹案卷一百八之一第十九頁後一行新泰侯刊

本泰訛秦據毛本改

第二十頁後三行四月刊本月訛年據毛本改





詳校官編修臣方煒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舉人臣董凝極